



剩餘價值學說史

第一卷

02.3
165

剩餘價值學說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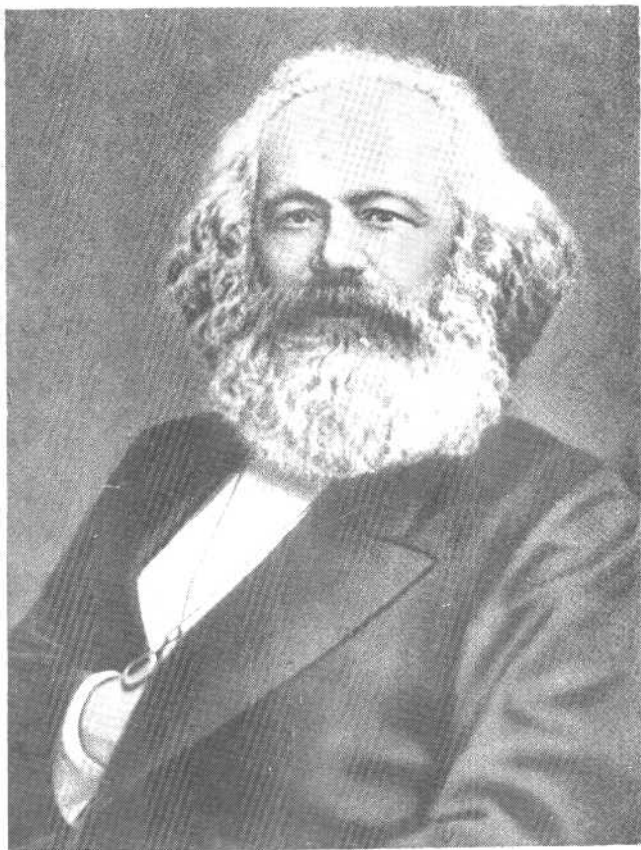
政治經濟學批判遺稿

馬克思著 考茨基編

第一卷

剩餘價值學說之起源
至亞當斯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七年·北京



Karl Marx

1467358

編 者 序

1885年恩格斯印行資本論第二卷時，曾在序言上，關於馬克思經濟學批判的遺稿報告說，那包含有“四開本1472頁，計分二十三冊”，“係由1861年8月至1863年6月間寫成的。那是1859年在柏林以同一標題刊行的第一輯的續稿。該稿由第1頁至220頁，再由第1159頁至第1472頁，是論究資本論第一卷所論究的各個題目，由貨幣的資本化開始。這是論究此等問題的最初草稿。由第973頁至1158頁，係討論資本利潤，利潤率，商人資本與貨幣資本等，那是此後要在第三卷詳細說明的題目。然屬於第二卷的題目及此後在第三卷中討論的許多題目，都不曾細加編纂。這些題目，都不過順便地特別在標題為“剩餘價值學說”那一部分（那是這個草稿的主要部分，由草稿第220頁至972頁）中，討論到。這一部分草稿，包含經濟學核心即剩餘價值學說之詳細的批判的歷史，同時並採取一種論戰方法（對前驅學者的論戰），去說明此後分別在第二卷第三卷但在邏輯連繫上論到的大多數問題。這一部分草稿，除開第二卷第三卷所包括的許多點外，其殘餘的批判部分，我打算保留下來，刊行資本論第四卷”。

至可痛悼的，是恩格斯不克將他這個意思實行。有許多的事情，許多的工作，許多的疾病，使第三卷不能依照他自己和我們全體的願望，迅速編輯好。第三卷，直到1894年才出版，而正當恩格斯準備着手編輯這裏的第四卷時，還有充分工作興趣和工作計劃的他，就丟下他的筆，與世長辭了。

要完成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完成的工作，是一種困難的任務。馬克思遺稿的繼承人，把這個任務，交到我身上來。這種遺稿，對於我，並不是未曾加工的，因為若干年以前，恩格斯曾經指示我，萬一他不幸，這個草稿，即所謂第四卷，應由我去編輯；他還把這個難於認識的草稿，和它的思想進程指示給我。雖然是這樣，當這個艱鉅的任務實際交到我手上時，我還是覺得驚懼——或不如說，正因為恩格斯已經叫我認識了這個任務，從而完全可以推測到這個任務是怎樣重要，怎樣艱難，所以我是覺得驚懼。

不過，當初我並不能擺脫一切，專心來做這一件事。恩格斯去世後不久，在我們的隊伍中，就發生了一個激烈的關於農業問題的討論。這種討論雖未產生任何實際的結果，可是告訴了我，在這方面，我們的理論和我的認識，都有許多缺陷，亟待我去調整。我總以為，只要這個最迫切的問題一經解決，我就可以着手來編輯馬克思的遺稿了。可是，我的農業問題還未曾完成，又有一種新的叫我不得不費心的討論發生了，那是由倍倫斯泰因 (Bernstein) 發動的。這種討論，比農業問題的討論，還更無結果得多，又像農業問題一樣，不能使我們取得任何新的見解，不過這種討論的發生，並不是由於個人的高興；它在實際的事態中，尤其是在恩格斯去世後不久

的驚人的科學邁進中，有深的根基，而西歐大多數國家社會民主黨權力的大增加，對於這種討論，也很有關係。這種討論，並不單純是文字上的爭論，參加與否，可以隨意的。那其實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我屢次想把它丟開，因為在那種討論上，沒有什麼要我學習，而我本來可以用來從事重要工作——當前的這個工作，又是最重要的——的時間，卻被橫奪去了。不過，環境終究比我們的力量大。

直到最近幾年，修正派的運動才再熄滅，其理論方面才完全予以肅清，因此我才略有時間和餘暇，來貢獻於這個鉅大的工作。當然，就在現今，也因有日常不可避免的要求，引起許多新的實際問題，不時中斷我的研究，所以，我還是不能依照這種工作的需要，把我的精力，完全用來進行這種艱鉅的工作。

所以，這個著作，在資本論第二卷出版後二十年，第三卷出版後十年，方才能够問世。並且，這裏公表的，還只是剩餘價值學說史全書的三分之一。

在這個著作的整理工作上，我越是向前進，我越是明白，要照恩格斯的預期，把它編成資本論第四卷，是我的能力辦不到的。依照馬克思的計劃，這個第四卷應該是討論學說史。恩格斯卻想從經濟學批判這個草稿，“除開第二卷第三卷所包含的許多點外”，至少，編出一本剩餘價值學說史來。我不知道，恩格斯自己想怎樣刪除，但這種工作，對於我，總是做不到的。我在進行中，曾儘可能把這些已經編在第二卷第三卷內的部分勾銷，但這些文字，大都這樣與全書密切地交織着，單是勾銷，是不可能的。這樣做，全書的重要部分，必須重新改作；在這個任務面前，我當然有種種理由，可以退

縮。不過，當我讓這一切文句照樣留在書裏，它就不能算是資本論的第四卷，不能算是前三卷的續篇了。這樣，它就成了與前三卷並行的著作，像第一輯經濟學批判，與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相並行一樣了。

資本論第四卷會在這個形式上像這樣出版，在我看，並不是不幸的事。恩格斯在1885年如果知道了，第三卷必定會留下一個斷片來，從而，這所謂第四卷不能成為全著作的終結，他自己也許不會想到，要把我們當前這一卷，照那個樣子去編輯。第三卷已經包含的各種爭論，使下面這種辦法很覺得合式：那就是，不從批判原稿，刪去那已在第二卷第三卷包括的文句，而由此編成第四卷，卻把它當作一部與資本論並行的著作來出版。好像第一輯經濟學批判對於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商品與貨幣）所包括的部分，曾經投下許多光明一樣，我們也在批判原稿內，發現了許多敘述，尤其是剩餘價值與利潤的關係的敘述，對於這個如此廣闊的爭論範圍，投下了許多新的光明。不過，這裏所說，對於這裏當前的第一部分，並不怎樣明白，對於以下接着討論里嘉圖的地方會更明白的。

所以，我把這一部剩餘價值學說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不當作資本論的第四卷來整理，卻照它原來的姿態編輯時，我並不把這個當作是一種損失，卻認它是一種利益。資本論第四卷應當包括的一切，都可以在這裏見到，但在此外，它還包括許多不會包括在第四卷內的材料。在某種限度內，那只是複述，但這種複述，是把以前講過的話，就別一個關聯加以複述，從而，對於同一個問題，將會指示一些新的方面。

我不無懊惱的，發覺這個草稿不能當作資本論第四卷來編輯時，我已經在這個草稿的整理上，進行到相當的遠了。不過，編輯的活動一經開始，這個問題就沒有再煩惱我了。

我的第一種工作，是把原稿抄成一個可讀的草稿。凡是知道馬克思書法的人，都知道那是怎樣難於辨認；都知道，他的筆跡，有許多地方，費人猜索。所以，要進一步加工，必須先寫成一個毫無疑問的稿本，作為根據。原稿一部分，是由我親手抄寫的；但我的工作是由積着，這樣親手抄下去，一定會非常延遲的；這時候，我很有造化，得着居爾維齊博士(Dr. Theodor Gurwitsch)這樣一個誠實而又有深理解力的助手，替我抄寫草稿的最大部分。這樣，我只要加以料理就行了。

工作的第二步，是把材料分成一節一節。馬克思的草稿，不是準備付印的。它的整個形態，表示那只是為著者自己理解的。那是一個概念，依照一定的計劃草成的，但全是順筆直書，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思想的進行，並無一定的歸結點，說明常常為附隨的不過與別一些部分有聯繫的問題所打斷；並且，全書是一氣撰成，幾乎沒有分章節。

這個著作的佈局，使我們處理起來，自始就感覺非常困難。我們在第一輯經濟學批判中也見到這種佈局；那就是，在一個理論的思想之解說上，會有這種思想的歷史發展的說明跟到來，但這種說明，又不單是記述的，並且是批判的，包含這種思想的進一步的解說。書的內容，越是由單純的現象進到複雜的現象，歷史的說明，理論的批判，和新思想之積極的展開，就越是交織着，成為益益錯

綜的說明。所以，無論怎樣嚴格整理，剩餘價值及其現象形態的歷史的說明，還是被插在資本論的再生產過程的解釋中。草稿中包含的概念，都是供作者自己理解的，不會把材料具體地分成一節一節，所以，除了作者自己，任何人看來，它都有混沌一團的性質。

要在既成的佈局上，把這些材料，予以一目瞭然的整理，是會益益更感到困難的。我相信，就是這種困難，就是這益益增加的困難，使馬克思在1863年把那全部草稿擱起來，預備依照新的更明瞭的佈局，重新開始編過一下。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就是這樣。在這年出版的資本論中，學說史的部分，是完全刪去了。他預備把這些部分，當作終卷特別研究的對象，而重新考量。

現在，我面前最大的困難，是怎樣整理這個外觀上的混亂，使那個在事實上當作基礎的佈局，不會因此受損害，卻會因此完整起來。最先，當然要明白什麼應當割棄，什麼應當採取。一切未曾完成的部分，如其中沒有包含我們尚不認識的思想，是不得不割棄的。許多複述，如其目的僅在使同一思想表現得更明白，也被我限制在最小限度內。但在另一方面，我不僅考察了草稿第220頁至972頁，並且考察了全部1472頁，印起來，那大約有3000面。並且，除開恩格斯注意到的700頁外，我還發現許多註解，是屬於史的方面。我把它們插到適當的地方去了。本書前29頁〔譯本第30頁——譯者〕至斯杜亞為止——完全是由這樣搜集的註解編成的。因此，那都有斷片的體裁。

我分清什麼應當割棄，什麼必須採取以後，問題就是為它們尋出適當的位置來。同一個思想的說明，往往被分裂在極不相同的地

方。原來安插在什麼地方，不是看說明上的邏輯聯繫，卻看馬克思在何處想起它，爲了怕忘記，隨時記下來的。這裏，我屢屢感到不敢自信；因爲，對於一個問題，可以發現種種位置是適合的，那要看我們着重的，是年代的次序，還是邏輯的聯繫。我希望，我到處都能得其當。但爲要使讀者能夠判斷，在什麼程度內，聯繫是以馬克思的說明爲根據，在什麼程度內，聯繫是由我擅自定下的，所以在各章，我都把草稿的頁次標示出來了。

全書各章的劃分及其標題，完全是我定下的。對此，我應負全責。我把幾個插入的註解編成附錄這一回事，也應由我負責。這種附錄由特別的字體標示出來了。只想研究剩餘價值學說史的讀者，儘可以把它們忽略過去。

這樣，最困難的，使我擔憂的，只要想到它，我就懷疑我是否能把任務完成的工作，就完成了。我的工作的最後部分，雖然更不困難，但也够麻煩；那就是，編成一個可以付印的稿本。

我們已經講過，馬克思的草稿，不是爲發表，只是爲自己的理解而寫的。這一點，頂明白的，由它的形式顯示出來了。不錯的，文體是和馬克思準備付印的草稿一樣簡潔而精密。就在他不是對別人講話的地方，他也不能用別種筆法去寫。不過，在這裏，他的行文方法是更隨便的。他是這樣看重文章形式，在一篇文稿決定拿去付印以前，會再三不厭的，把文體加以推敲。在這裏，這種推敲是全然沒有的；有些題目，只提示了，沒有伸論。對於若干人的批判，是露骨得叫人想起亞里士多芬尼；尤足表示原稿未準備付印的一點是，德文法文英文是在草稿裏面交錯着。馬克思對於這三種文字，是一

樣精通，他可以隨意使用它們中的任何一種。所以，在一個地方，他究竟是用哪一種文字，那要看哪一種文字，最容易表示他的意思，或是哪一種文字，最先被他想起；在這場合，引用的文句，有多少關係。有時，草稿內有一長節全是法文或英文；其中還發現這樣的句子，德文之後繼以英文或法文，或英文法文之後，繼以德文。

以草稿第 621 頁爲例：

“Hier in der Tat Konfusion. Ist das tout nicht le fruit de son travail? Und ist es nicht umgekehrt die Übertragung der Verhältniss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worin mit der Trennung der Arbeit von ihren objektiven Bedingungen auch der ouvrier, capitaliste und propriétaire sich als trois différents caractères gegenübertreten—auf diesen jardnier, dass der fruit de son travail or rather the value of that produce is regarded, part of it as wages, in payment of his labour, part of it as profit on account of the capital employed and part of it as rent, as the portion falling due to the land or rather the proprietor of the land”?

有時，英文字帶上德文字的語尾，或者用英文字代替德文字。例如 564 頁，我們看見這樣的字句：“Es ist viel queeres darin”。在同頁，還看見這樣的字句：“zu usenden Schätzen”。第 604 頁，他說：“was hier nichts als Marktwert meint”，（用 means，不用 bedeutet）。又如，“Revenue wird gespendet”，（用 spend，不用 verausgabt）等等。

和這有關係的一件事是，馬克思在他的用語上，往往用英文的或法文的名詞，不用德文的。在資本論上我們也相當看到這種情形，例如他常常用 Surpluswert 代替 Mehrwert，用 Surpluspopulation 代替 übervoölkerung。這是不足怪的，如果我們想到，德國沒有一本經濟學著作叫馬克思看重。在經濟學方面，他所學的，都是從英文書法文書得來的。但他研究經濟學，最先是在法國。就連英國的古典派，他最初也是從法文譯本學習，才認識。這裏運用的草稿內，亞當斯密和里嘉圖的話，還往往是從法文本抄引的。所以，馬克思應用的經濟術語，起先也是法文的，想到後來再用英文的術語去代替，並且使這種英文術語，在德國出版界德文化。

在批判草稿內，法文的術語，還是極佔優勢。所以那裏，幾乎全是用 salaire 代替 Arbeitslohn，用 matières instrumentales 代替 Hilfsstoffen，用 déchet 代替 Verschleiss，並且像 capital constant，prix suffisant，prix réel 等字樣，也常被採用。

德文的術語，也不完全是資本論上的；在這裏，他不用 Arbeitskraft，而用 Arbeitsvermögen；他不用 produktionsmittel，卻常用 Arbeitsbedingungen；他不用 Arbeitsmittel，卻用 Arbeitsinstrument。

這種術語，往往會使已經讀過資本論的人，感到迷惑。並且他在資本論第三卷叫做 produktionspreis 的東西，在這裏，也有時被叫做 Kostenpreis 或 Durchschnittspreis。在資本論第三卷，Kostenpreis 一詞，是指一種全然兩樣的東西。

注意，恩格斯在第三卷，通例是用“Kostpreis”。馬克思在批判草稿內，通例是用英國字“costprice”。但草稿第 753 頁，他曾一度

用“Kostenpreisen”。我以為，這個形態，比那個模倣英文字的“Kostpreis”，更與德文字的構造習慣相符合。所以，我只採用前者。不過，這一點，要到本書第二卷，才和我們有關係。在第一卷，生產價格和成本價格都是沒有位置的。

人們一定會懂得，我是把新的術語，代替那些陳舊的和資本論所用新術語過於衝突的術語。並且，我會把那些過於露骨的罵人話除掉，（我必須假設，馬克思如能親自整理這個著作，他也會把那些字眼除掉，比如稱某一些經濟學家為狗，為無賴漢，為巧舌婦，稱某一些官吏為臭小子之類），我會把一切非德文的用語譯成德文，最後我還由我自己插入若干字句，把文體上及其他種種的缺陷填補起來，都是用不着說明的。不過，在那些一看就自然明白的地方，我沒有做任何標記。而在馬克思會不會如此做，尚有疑問的地方，以及字跡不明或筆誤的地方，我都把我插入的字句或校正的字句，用角形的括弧括着。

引語在本書佔有重要的地位。它們差不多佔有全書一半的篇幅。我會參照原文來校正它們，繙譯它們。有一本德文書（Schmalz的書），也是由法文譯本抄引的。這種引語，我當然要恢復它本來的面目。在繙譯時，我不能利用前人的譯本。那怕最好的繙譯，例如多方面被人推薦的波謨斯達克（Baumstark）所譯的里嘉圖著作，就是我不能夠利用的。里嘉圖在他的原理內，曾在論地租的一章說，“如果亞當斯密意思是價值由勞動量決定的法則，能依任一方法（at all），因土地的佔有和地租的支付而改變，他就錯了”。波謨斯達克不把“at all”譯成“irgendwie”，卻把它譯成“gänzlich”（完

全的)。這樣，他就把一個完全錯誤的意思插進去了。

所以，我不能信任任何繙譯。一切引語我都要親譯一遍。並且，馬克思所引用的著作，也大多數，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譯成德文。

這一切都很有時間。只要知道我還有別的工作，人們就會瞭解，爲什麼我不能把本書早一點編輯成功了。爲要使讀者不致於渴望得過久，我決定，在全書編完以前，先把已經編好的第一部分付印。全書將包含三卷；第二卷討論里嘉圖；第三卷討論馬爾薩斯和里嘉圖學派的解體。我希望，後二卷能够在二年內編好，如果這二年間的政治鬭爭不會過於激烈。這三卷的每一卷，都獨立成書，雖然其中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過程，把它們聯在一起。

不過，這種工作雖然給予了我許多麻煩，我卻也曾在這種工作上，得到各式各樣的幫助。除了上面講過的居爾維齊博士（德國社會民主黨幹部），我還得到了拉法格夫人（Frau Lafargue），友仁·狄慈根（Eugen Dietzgen），培爾（M. Beer），海曼（Hugo Heimmann），維爾謨（Emanuel Wurm），海勒爾（Hugo Heller）諸君的幫助。他們或曾爲我補充罕見的珍本，替我指證那些在柏林不易找到的著作上的引語，或由別的方法以工作的材料供給於我，或使這種材料易於取得。對於他們全體，我都要致最內心的感謝。

但除了這種種幫助，這種工作所給於我的精神上的快樂和豐富的見解，也使工作的進行，更覺得容易。這種工作將播下豐收的種子的期待，又鼓勵着我。也許，這粒種子，現在正好播在一塊特別豐饒的土地上了。

歷史學派的不孕症，在資產階級世界的更廣大的範圍內開始

了；所以，在國民經濟學的後進中，也發生了一種要求，要在理論方面求深刻化。爲這個目的，古典經濟學的更深的理解，是無條件必要的。但對於這種理解，經濟學後進們是缺乏各種準備，也缺乏各種興趣。在我看，馬克思的著作，比任何別的著作，都更叫我們要恢復這種理解和興趣，並指示了，在舊的古典派中，還有怎樣多的寶藏未被發現，並指示了應該用什麼方法去發現它們。古典派當作資產階級指導人的時代，是益益過去了；資產階級世界正在迷惑中；對於它的指導人，不，對於一切的指導人，它都不肯置信了。不過，它的懷疑不是批判的，不會導向任何更新的認識，卻只是一種對於更深的認識之懊喪的退縮；那只會使我們忘記資產階級經濟思想上的最好的成就，使我們在理論方面成爲全然無智的。

至少，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內一切肯用思想的份子看來，現在有一個回轉的時期快要降臨了。這些肯用思想的份子，維持着一種理論意識，去抗拒歷史學派的理論虛無主義；不過，他們是不能拿奧地利學派做基礎的，因爲在經濟理論上，我們的任務，是說明全社會的生產過程（從最廣義說的），不是說明個人與其周圍事物間的心理關係。他們研究古典經濟學時，不可再把古典派的命題，單單拿來接受，拿來宣傳，卻要批判地使它們深刻化。

這本書，對於他們，將會成爲最強的刺激和最好的指導。這本書，不過繼續發展了資本論已經發生的影響。不僅社會主義，即資產階級經濟學，也應當對馬克思致最深的感謝。資產階級經濟學晚一代的更有造就的著作家，所以能夠超出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庸俗經濟學，就賴有一些從馬克思那裏借來的要素。——不待說，他

們不但沒有感激他，反而拿一些輕蔑的話去責罵他，好像這是每一個德國大學私講師的職份和事業一樣。

我希望，這部剩餘價值學說史的出版，不但可以加深並且加強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的見解，並且不僅會在社會主義圈內，並且會在資產階級圈內，引起一種新的研究古典經濟學的精神。

這個著作，真是應了這句話：Nonum prematur in annum。它經過四十餘年，才與世相見。其內容一部分，已在數十年前，由著者自己，在更完全的形態上，整理了，出版了。但它的意義不會喪失絲毫，它原來不是一個死的歷史的文件，而是一個有新的知識不斷流出的活源泉。我希望，它現今所採的形態，不會不適合，也不會把它玷辱才好罷。

卡爾·考茨基

1904年10月於扶里德諾

三六二〇/11
第一卷目次

編者序 1

第一篇 重農主義派：其先驅和同時人

I	威廉·配第爵士.....	1
II	達芬南.....	14
III	諾芝和洛克.....	16
IV	休謨和馬希.....	26
V	傑姆士·斯杜亞爵士.....	32
VI	重農主義體系的一般性質.....	36
VII	杜爾閣.....	51
VIII	白奧勒第和維利.....	61
IX	亞當斯密的重農主義見解：他的繙譯者加尼爾.....	63
X	希馬爾茲和布亞伯爵.....	67
XI	英國一位重農主義者.....	70